

不屈的家国抗争史诗

闯关东

高满堂 孙建业 著
作家出版社



宣纸版
第貳卷

宣
纸
版

一
部
不
朽
的
家
国
抗
争
史
诗

闯关东

第
二
部

高
满
堂
孙
建
业
／
著

作
家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闯关东(宣纸本) / 高满堂, 孙建业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063-7120-9

I. ①闯… II. ①高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35734号

闯关东 (宣纸本)

作者: 高满堂 孙建业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星

封面题字: 欧阳中石

装帧设计: 河上·刘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a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扬州文津阁古籍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88×290

字数: 700千

印张: 95

版次: 2013年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120-9

定价: 560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ISBN 978-7-5063-7120-9



9 787506 371209 >

第十一章

又是一年春来到，城外杨柳吐绿，草长莺飞，柔柔春风中却仍夹裹着寒意。一条较宽阔的官路上，三匹快马在奔驰。到了一个岔路口，三匹快马分别向不同方向奔去。远远地就可看见高大的城墙，城门口处时有各色行人进出。

景色秀丽的王府后花园内，格格那文坐在桌旁弹奏着琵琶。鲜儿站在她的身后侍立着。那王爷坐在桌前很讲究地喝着茶，听着女儿的弹奏。

那文一曲弹罢，她身后的鲜儿连忙恭敬地接过琵琶。那王爷赞道：「不错，不错！技艺有所长进。」一个管家带着一个人急匆匆走来，行至那王爷面前，慌乱地施了个礼。那王爷不满道：「什么事这么慌乱？」报信人急道：「禀告王爷，大事不好，京城大乱了，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！满人要遭难了！皇太后让小的转告您，躲避为上，保命为重！」那王爷顿时惊呆了。

王谷府一片混乱，各个房间内都有人进进出出，有的搬抬着箱子，有的扛着包袱，有的拿着贵重物件不知如何是好。格格那文和鲜儿也在收拾东西。那王爷走进屋来。那文说：「阿玛，皇上怎么样了？」那王爷叹口气说：「唉，皇

上下了逊位诏，袁世凯这混账东西已经做了大总统，大清国彻底完蛋了。」那文哭了，说：「那咱可怎么办啊？」那王爷说：「眼下世面挺乱，不知道革命党下一步还会怎么折腾，这儿不能久留，你到三江口你舅舅家避一避吧。」那文问：「家里其他的人呢？」那王爷说：「咱不能都往一座破庙里挤，几十口子人，哪儿也挤不开，我自有安排。」那文说：「阿玛，你呢？」那王爷哭了，说：「我这一把年纪，哪儿也不去了，就留下守着祖宗创下的基业，死活听天由命吧。」那文说：「阿玛，咱家还有什么呀？这些年家产都变卖光了，就剩下老宅子了，咱们一块儿走吧。」

那王爷说：「我哪儿也不去，这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，还往哪儿去？」他悲叹一声，回身交代鲜儿：「鲜儿，你跟着格格。她打小就没离开王爷府一步，出去两眼一抹黑，寸步难行，好好照应着她，将来我不会亏待你的。」鲜儿说：「王爷放心，我会照料好格格的。」那王爷泪流满面，在屋里踱着步说：「唉，好好一个大清国，说亡就亡了，亡了啊，没有皇上了，没有王爷了，也没有阿哥格格了，主子奴才不分了，铁杆庄稼没的吃了，八旗子弟也得当花子要饭喽，纲常没有了，世道乱了啊！」

那文说：「阿玛，咱大清国早就成棺材瓢子了，自打老佛爷垂帘听政，做的哪件事得人心？光修园子花去国库多少银子？袁世凯是什么人？野心谁没看出来？可老佛爷呢？皇上信不过，把他拿着当心腹，怎么寻思的？不败才怪呢！」那王爷说：「朝廷的事谁说得清？说别的没用了，还是说说自己吧。鲜儿，你来府里七八年了吧？都看到了吧？你主子长这么大，成天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，别的什么也不会，到她舅家好好照料着，这边世面安稳了我就打发人接你们，到时候我会好好报答你。」

鲜儿说：「王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您和格格对我恩重如山，又是主子。不是你们收留，我鲜儿早就葬身雪野了。我会好

好照料，不能让她出一丝的差错。」那王爷老泪纵横道：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我也看你是仁义之人才把格格托付给你，你们虽然是主子奴才，可平日里相处得像姐妹，我放心。」他一摆手说，「走吧，车子我都给备好了。早点上路。道上一定要小心，嘴紧点，别乱说话。我给你们备下的银子省着点花，够几年用的了，能给你们的就这么多了。走吧。」

车夫来福搬着沉重的箱子往车上放，故意一个拌蒜，手里的箱子摔了出去，箱子跌开盖了，露出满箱的钱财。来福瞥了一眼又慌忙盖上箱子，说：「奴才该死，奴才没小心。」那王爷嘱咐说：「来福，道上好好服侍格格，送到了赶快赶回来。」来福说：「主子放心，奴才一定好好伺候格格。」

那王爷目送女儿出了王府。城门口处，革命党人设了关卡，留着辫子的人被拖到关卡旁边按住脑袋强行剪发，一片哭天嚎地……来福老远瞅见了，担心地停下马车，回头低声对那文说：「格格，城门口那儿的革命党，逮住留辫子的就给剪掉，我……」鲜儿不等来福的话说完，非常麻利地揪住来福的辫子，同时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刀，一把将来福的辫子剪掉。来福傻了眼。

那文也被鲜儿的举动惊呆了，鲜儿解释说：「我担心路上出现意外，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，没承想在这儿先用上了。来福，为了小姐的安全，咱只能这样了！」那文缓过神来说：「鲜儿，行啊！」来福哭丧着脸说：「格格，你看这……」那文柳眉倒竖道：「怎么跟你说的？从今以后别叫格格。不怕招风啊？」来福自罚，扇着自己的脸蛋子说：「奴才该死，奴才忘了，这记性，该掌嘴。」那文说：「奴才也别叫了，人家一听就听出我的身份了。出城以后紧着走，天黑前找地方住下，找最好的店，别怕花钱。」来福说：「小的明白了。」

顺顺当当出了城，紧赶慢赶，到了一个客栈住下。来福提着一个大包裹送那文和鲜儿进屋，安顿下，说：「小姐，你

们先歇着，我去叫点吃的。」那文说：「还真有点饿了，快一点！」来福说：「小姐今晚想吃点什么？」那文寻思了一会儿说：「一道上够辛苦的了，想吃点清淡的。你去叫碗燕窝粥，还有油焖春笋、银耳素烩、素炒鳝丝，再来个荤的吧，清蒸鹿蹄儿，面食就是鸡丝打卤面吧。」

来福叫苦道：「我的大小姐，你当这是在王府呀？你要的这些这里不可能有。」那文一挥手说：「那你就看着办吧，尽着好的点，不要怕花钱。」来福说：「哎。那我就去了。」那文打量着屋子说：「这是什么破地方，多脏啊！你看这被褥，油渍麻花的，一股什么味儿？嗯，死猫烂狗的味儿，恶心死人！鲜儿，你闻闻，叫人怎么睡呀！」

鲜儿说：「小姐，这就叫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事事难，咱得将就就不是？你当都是王爷府呀？」那文说：「也得差不离儿呀。你看这桌子，还能看见本色吗？我的妈呀，这是地吗？踩上去软乎乎的，掉个锅还能听见动静？」鲜儿捂着嘴笑道：「你呀，就能白话，至于吗？」

晚饭是两碗高粱米，一碟小咸菜。那文看着食物紧皱着眉头说：「哎呀，这是人吃的饭吗？怎么咽哪！」眼泪快出来了。鲜儿劝道：「小姐，就别挑剔了，怎么也得吃点啊！这一道上好不到哪里去了，总不能不吃饭吧？习惯就好了。」那文无奈地坐下，捧着碗吃饭，干嚼咽不下，大滴的泪珠掉到碗里。鲜儿却吃得香甜。

吃了饭，来福边喂马边朝屋里瞅。鲜儿已经躺在炕上了。那文坐在椅子上，抱着肩膀就是不睡觉。鲜儿劝道：「小姐……」那文烦躁地说：「得了，得了，以后别小姐了，有这么倒霉的小姐吗？唉，现在咱俩都一样了，到了我舅家，你要是还小姐小姐地叫着，哪还像个逃难的？以后就把『小』字省了吧。」鲜儿说：「姐，你就这么靠到天亮？好歹上炕睡会儿，要不道上挺不住的。」那文哭叽叽地说：「鲜儿，我实在闻不了被窝上的味儿，一闻就恶心，就想吐。」

来福不知从哪里端来一盘烧鸡，还提着一壶酒进来了，说：「大小姐，这下好了，我弄了只鸡，还有一壶酒，你们吃点喝点。」那文眼珠子锒亮，叫道：「鲜儿，起来，咱姐儿俩喝一壶。」鲜儿说：「姐，我吃饱了，你慢慢享用吧。」那文嗔道：「你这个人，敬你不知道是敬，要是搁在王府里，你能和我一个桌吃饭？一个炕上睡觉？过来，陪姐吃。」

那文伸着莲花指，优雅地撕着鸡肉送到嘴里香甜地嚼着，喝一口酒说：「嗯，这鸡的味道还成，有点沟帮子烧鸡的意思，就是火候老了点。酒是什么味儿呀，泪水一样，你尝尝。」鲜儿喝一口酒说：「嗯，味儿是不太好。」那文说：「在府里，那喝的是什么酒呀，透瓶儿香，都是自己家酒作坊酿的。吃的是什麼？哪一顿不是山珍海味？完了，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回头喽！这叫什么？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，虎落平阳遭犬欺！」

鲜儿说：「好了，别提以前了，咱现在是秦琼卖马，讲究不得了。」那文说：「鲜儿，你到我家有八个年头了吧？想没想起来咱俩是怎么认识的？」鲜儿说：「怎么想不起来？那时候我从山场子下来，挣的那点钱都叫人家抢了，没处投靠，到处流浪。」那文说：「可不，那一天我和额娘串亲戚回来，车上看见你哆哆嗦嗦得像个叫花子，拄着棍子一边走一边唱，唱的什么来着？」鲜儿说：「好像是《月牙五更》。」那文说：「对，就是《月牙五更》，是不是这么唱的？我唱给你听听。」说着唱了起来。

一更里进绣兰房，

樱桃口呼唤梅香，

银灯掌上，

高满堂 孙建业 著

红楼梦

二〇七

灯影沉沉我把那个门关上……

鲜儿说：「都说女愁哭，男愁唱，我愁起来就想唱。」那文说：「那时候我家里不缺丫头，听你唱迷了，我就央求额娘收你当丫头，你直给我磕头谢恩呢。」鲜儿说：「我那时候走投无路，幸亏你收了我，要不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流浪呢。姐，你舅舅家在哪儿呀？」那文说：「三江口的元宝镇。」

鲜儿睁大了眼睛说：「哪儿？元宝镇？」那文说：「对呀，你那儿也有亲戚？」鲜儿愣了半晌说：「姐，我不能跟你去了。」那文说：「怎么了？那儿有吃人的老虎啊？」鲜儿说：「唉，我以前对你说的，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奔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，我没脸见他们了。」那文说：「咱是到元宝镇，又不去放牛沟，怕什么？你实在怕他们知道，我给你改个名，咱住在我舅家的深宅大院，谁知道？」鲜儿说：「我还是不想去，想去我早就去了。」

那文哭着说：「鲜儿，好妹妹，你就忍心半道把我撇了？从我额娘去世以后，除了阿玛我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了，你就是我的亲妹妹，我求求你了，跟着我吧！」说着越哭越伤心。鲜儿被她哭得心软了，说：「好了，别哭了，我跟着你。哎，你给我改个什么名？」那文破涕为笑：「我就知道你不能再撇了我。改个什么名？就叫秋鹃吧。」鲜儿说：「嗯，这个名字挺鲜亮的。」她不由得打个哈欠说，「瞌睡了。」那文说：「我也瞌睡得不行了，睡吧。」鲜儿吹灭油灯。

来福凑近房门，仔细地听着屋内的动静。闻听两人睡熟，他轻轻推开房门进屋。提起那文随身带着的大包裹，随手将房门轻轻关上，蹑手蹑脚地离去。

烈日炎炎，聒噪的蝉声阵阵传来，更让人燥热烦乱。距元宝镇不远的土路上，鲜儿在前边走，穿着旗袍的那文一瘸一拐地落在后边，呼喊道：「秋鹃，你不能慢点走？坐下歇会儿吧，累死我了，脚上都起泡了。」鲜儿坐在路边大石头上等着那文。那文赶上来，哭咧咧地说：「来福这个该死的奴才，把咱的东西都卷跑了，没有车马咱什么时候能到元宝镇啊？」鲜儿没好气地说：「就你这个走法，没有半年走不到。」

那文哭着说：「秋鹃，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我现在死的心都有了，活够了！」鲜儿说：「闭死你这张臭嘴！瞎说什么！这点苦就受不了啦？你这样的人就该送到山场子做木帮，累你个半死，像熊瞎子似的蹭一身松树油子，来个风水不透，要不然，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！」那文的嘴咧得像个瓢，抹着眼泪说：「秋鹃，你说你现在哪像个丫头。」鲜儿说：「我本来就不是丫头了。」那文说：「也不像姐妹。」

鲜儿说：「那像什么？」那文又咧着嘴哭了，说：「你像我的主子，我像你的奴才，咱俩翻了个个儿。」鲜儿说：「你要是嫌委屈我走，我可不愿意给你当主子！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？」那文慌了，忙说：「别，你别走，我说错了还不行吗？」鲜儿缓过脸来说：「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这是心焦的。咱这样走也不是个事儿。」她打开包袱，拿出自己的衣服说，「把你的旗袍脱了，换我的。你穿这一身怎么走道啊？一步一扭，踩蚂蚁蛋啊？量身段儿啊？也得有人看啊！」

那文嘟着嘴说：「我不换，我是格格，怎么能穿下人的衣服呢？」鲜儿说：「我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？现在是民国了，没有格格了！你说你穿这一身，咱没人走的道不敢走，路上不敢起早贪黑，也不是事呀。昨儿不是你扭呀扭的，腋后哪能招了一大帮老爷们儿，苍蝇似的赶也赶不走。」那文无奈地说：「好吧，听你的。」

两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赶到了元宝镇。在一座大宅院前，那文领着鲜儿敲门。门开了。

那文、鲜儿进了院，一个老者对那文说：「你们找关德贞哪？他把这房子卖给我了，搬走了。」那文立马惊呆，呜呜哭了，说：「啊？他搬走了？搬哪儿去了？」老者说：「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。姑娘是他什么人？」那文说：「我是他外甥女。」老者说：「投奔他来了？」那文点头。老者说：「唉，你投错地方了。按理说我不该说他的坏话，可你这个舅舅实在不咋的，万贯家产叫他作索光了，都是叫口大烟累的。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。」

夏日的元宝镇街面上人来人往，辛亥革命也给这个边远的小镇带来了些许新的气象。街口，临时搭起的木台子，关东著名昆伶越楚红等正用新兴的「文明戏」，在台上表演着昆曲《牡丹亭》中的一折。他们身着简易的戏装，在昆曲曲调的伴奏声中，拿着腔调用念白的方式表演着唱腔的内容，这样一种演出形式，不伦不类，就是热闹。舞台后方的幕布上，一条横幅挂在上方，上书「革命万岁，共和万岁」。

舞台下，男女老少约有二百人，个个兴致勃勃。朱家一家人也在台下看着。同村大户韩老海的独生女儿秀儿不离朱家的前后，眼睛始终盯着传武。她不算俊，也不丑，就是不喜传武的眼儿，一直对传武单相思，还挺执著。传杰说：「二哥，你看见没有？秀儿的眼睛老盯着你，看样子恨不得把你吃了。」传武烦躁地说：「别搭理她，给个好脸儿她能缠磨你好几天。」传杰坏笑道：「我看挺好的，就是胖了点，能生养，咱爹娘肯定中意。」传武说：「你中意？你要中意我给你说说？」传杰忙说：「拉倒吧，你自己留着吧。」

一出文明戏演完了，越楚红等演员谢幕，乐队的琴师以及随越楚红同来的各位文化人手里拎着剪刀走上舞台。越楚红

站出来慷慨陈词道：「父老乡亲们，兄弟姐妹们，我叫越楚红，是你们熟悉的昆曲演员，今天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话。现在是在民国了，一直压在咱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，封建礼教被打碎了，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翻开了，让我们振臂欢呼：革命万岁，共和万岁！」台上台下热烈响应。

越楚红又道：「可是在我们的乡下，封建余孽还存在，封建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，我们看到，清王朝已经完蛋了，可是元宝镇的大多数男同胞还留着辫子，女同胞还在缠足，这是多么可悲啊！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，动员大家，男人剪辫子，女人放足，大伙说好不好？」台下不少人欢呼支持。越楚红说：「我们今天带着剪子，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！」七八个小青年跳上台来说：「我剪，我剪！」

传文却愤愤不平，在台下喊道：「剪了辫子，和尚不和尚，尼姑不尼姑的，像什么？」越楚红说：「留着辫子像什么？男人不男人，女人不女人，那是满族人的装束，本来就不是汉族人的打扮！」

传武和传杰在台下跃跃欲试。传武说：「三儿，咱俩也上台把辫子剪了吧？」传杰说：「好啊，我早就想剪了。」哥儿俩刚想上台。传文一把揪住两个弟弟说：「你们敢！还没有王法了！老祖宗留下的辫子说剪就可以剪了吗？都给我老老实待着！」传杰笑着说：「二哥，我说不行嘛。大哥把辫子看得可高贵了，谁动动他的辫子像动了他的心肝肺，看样他还想大清复国，他好去给皇帝做太监呢。」传武说：「嘻嘻，他做太监？我看行。你说他要是做了太监，是不是得天天在金銮殿门口一站：皇上有旨，有事奏本，无事退朝哇！他成天像个大尾巴狼似的，挺适合干这个活的。」

哥儿俩逗着笑，却见玉书跑到舞台上，拽着越楚红，捏着嗓子念白道：「这位大姐，我来问你，你言道女孩儿家应当放足，你却放了没有哇？」越楚红笑了，也念白道：「你说我吗？说来惭愧，小女子自小流落风尘，梨园行里度春秋，

哪里缠得足来？已经无有什么可放的了哇！」玉书说：「我却不信，你，何不给大家展示展示，以消我等的疑虑呢？」越楚红扭着腰身说：「这个吗？大庭广众之下，羞人答答的，不太好吧？」台下的观众笑翻了天。

玉书还要接话，夏元璋怒气冲冲蹿上台去，拽着玉书下了台，嘴里喋喋不休：「你说你这个疯丫头，怎么就不知道羞臊呢？给我回家！」台下传杰对着玉书直跷大拇指。朱开山笑着对文他娘说：「这丫头片子，不怕场，招人喜欢。」文他娘朝着传杰努嘴说：「你看咱家的这个，喜张的。两个成天凑一块儿嘎嘎嗒嗒的有说不够的话，他俩将来要是……」

朱开山直摆手说：「不行，你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咱现在和夏家肩膀不一般齐。」文他娘说：「也不论，想当初谭永庆家门槛不比咱家的高？不是也答应把鲜儿说给咱老大了？」朱开山说：「那可不一样，想当初鲜儿她爷爷抽大烟把家抽败了，咱两家也算是半斤对八两。」文他娘眼圈红了，说：「唉，鲜儿和俺分手七八年了，现在她在哪儿呢？可怜的孩子，叫人牵肠挂肚的。你说她当年怎么就是不答应跟着传武回来呢？要是回来了，咱的孙子也该有了，少说五岁了。」

朱家已经套起了大院套，六间大瓦房已初显殷实人家的气势：上堂下屋，朱开山与文他娘住北屋，传文兄弟们住在东厢房，把头老崔和几个雇工住在长工屋，牲口棚农具屋一应俱全。

天蒙蒙亮了，公鸡报了晓。老崔和雇工们打着哈欠从下屋走出来。传文套了牲口，安排传武和雇工干活说：「传武，你赶着车送粪，老崔，你领着伙计们今天把西坡的豆子地耨一遍。」老崔懒懒地说：「唉，好吧，就听少东家的吩咐。」传文瞅了他一眼说：「老崔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们咋儿地是怎么耨的？我数了数，一共耨断了十棵苞米，这是多少粮食呀？」

那地耨了些什么？秃老婆画眉呀？庄稼人就这手艺？就这手艺，在俺山东家还能有人雇？撅腓等着吧！」

老崔不服道：「你们山东家？我也是从山东过来的，在咱那儿，多大的财主有这么多地呀？人均就是亩儿八分的，像伺候老娘们儿似的摆弄。你这可是七垧地，我们几个人忙活得过来吗？」传文说：「你就是有说辞，没有说服你的时候，起点早贪点晚不就有了？真不是自己的地，要是自己的，泼上命也摆弄得熨熨帖帖的。」传文裁排完了活，到堂屋门口喊道：「爹，你看俺活裁排得对不对你的心思？」

文他娘走出屋子说：「吵吵什么？你爹天没亮就到地里去了。」传文回过头训斥雇工们说：「都瞅瞅，老东家天没亮就到地里去了，你们还磨蹭什么！」说着要跟大伙一起下地。文他娘说：「老大，你留步。」传文说：「娘，你还有什么裁排？」文他娘说：「俺昨天和你爹商量的，鲜儿八年也没个音信儿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成家就成家吧，就把鲜儿的念想断了吧。给你托老马婶子说说媒？」传文说：「娘，鲜儿肯定还活着，俺哪天晚上睡觉不梦见她？梦见她给俺唱戏文。不管怎么说她救了俺一条命，俺不能对不起她！」说着眼圈儿红了，「娘，就这？没别的俺下地干活去了！」说罢转身走了。文他娘拍着大腿说：「你说这不是耽误俺抱孙子吗？鲜儿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呀！」

一片片的大豆朝两边分去，传武、传文及老崔在耨地。传文训斥着说：「传武，你耨了不到一垧地，我数了数你连尿管带喝水回地头四五回。喝水我管不着你，就说尿管吧，掉过腓就尿呗，浇到地里都是好肥料，你那是尿管喝水吗？纯粹是磨洋工！」

传武说：「你这个人，管天管地还管开人家拉屎放屁了。你不说我还忘了，有泡屎我还没拉，我去拉屎。」扔下锄头就跑。传文嘟囔道：「这个人！懒骡子懒马屎尿多。你给我回来，拉到地里去，那是好肥料。」老崔在一旁听着笑了。

传文说：「老崔，你笑什么？你看你领的这些人，干的是什活？我是后起的垄，干你们前边去了，你们不脸红吗？」老崔说：「少掌柜的，我们比得了你吗？你干活是玩命，地是你的，你玩命值，我们可就不值了。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关东山的长工也好，短工也好，有没有像你这么干活的？要是有一个，我脑袋挣下来摔地上给你听响！都是这样，大长的日子，活得抻着干。像你这干法，年轻的时候不觉，老了病就找上来了。来，你也歇歇，抽袋烟，尝尝我的，真正的蛤蟆头。」传文说：「我来不了。要说烟好抽，还是俺爹种的那几亩，他今年种的是山东烟，你等抽他的吧，抽上就拿不下嘴。」

紧靠着大豆地旁边的烟地，朱开山在自己的一片黄烟地里侍弄烟。传文走过来说：「爹，你这块烟地喂豆饼了？烟这东西馋，你不喂好东西他不给你出味儿。」朱开山说：「喂是喂了，可半月没下雨了，要是再旱下去，别说是烟，今年一年什么庄稼都要瞎了，老早做准备吧，要是再旱几天，我就打算雇工浇水了。」爷俩唠着，韩老海也凑过来与朱开山唠起了今年的庄稼。

韩老海说：「老朱，我看了，全屯的庄稼谁也没有你种得好，你们山东人真会摆弄庄稼！你看这几亩地，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要荒了，自从到了你手里，都成了金不换的好地。」朱开山说：「有数的，人勤地不懒，这土地你不好好侍弄，它能给你长出好庄稼？就好比养孩子，你不管不顾，成天给他喂稀汤寡水，养大了也是歪瓜裂枣。」

韩老海说：「理儿是这个理儿，都知道，可有几个付得起辛苦？我就佩服你们山东人的勤苦，比不了，谁都比不了。」文他娘挑饭送水来了。传文站在地头吆喝道：「都把手里的活放一放吧，吃饭了。」朱家人和雇工们走拢过来了。

文他娘问：「传武呢？」传文说：「我说不了他，说了几句跑了。」老崔往嘴里划拉碗里的高粱米水饭，几粒米掉